

清秋无恙

□徐琦理

夏天只是悄悄侧了个脸，秋天还被挤在角落里。晚风里隐隐约约传来农历八月的呼吸。我们望向夜空，快了，她带着清凉的光，该来了。

在等待中，我开始怀想过去的中秋。16岁那年的中秋夜，表妹患病初愈，我去看她，两人互相依偎着，坐在院子里说了好多好多的话，那条薄薄的毛巾毯在阵阵凉意中，替我们盖住了少女疯涨的心事。儿子上小学那年的中秋夜，我们一起在海边赏月，海风中儿子快乐地奔跑着，白色长袖衬衫鼓起来，像月光下喧闹的浪花。记忆里的中秋，总带着微微的幽凉，幽凉里有温甜。

“去牛轭山公园过中秋去。”朋友来电约我。半小时后，两个女人就到了公园门口的停车场。朋友戴着宽边草帽，穿着无袖小黑裙，完全是一派夏日装扮。我笑她有意拖延人生，她说自己热爱无尽夏。说笑间，裙裾飞扬，暑气抱着草木香，将我们轻轻围住，闻不到些许秋意。

夕阳还挂在山的那一面，余晖把西边渲得一片猩红，那是夏天的足迹，我俩相视而笑。进了公园，再次放眼西望，橙色已不再明亮，海天之间飘着一层若有若无的雾纱，那是淡淡的暮霭，笼着远山、大桥、平阔的海，以及近旁的芦苇，眼前的一切都显得温柔静好。

一个转身，我俩同时看到了东方的月亮，她早已出海海面，以乳白色圆润的脸，在带着灰调的冰蓝色的天幕下，优雅而恬静地笑

着。仿佛看到了一股巨大而宁静的力量，我们缓缓地向东而行，走过柔软的草坪、沙沙作响的石子路、状似海浪花的红桥，在一处苇草前驻足。脚下已是大海，海水泛着灰色而透亮的光，潮声轻稳，风中都是月的清凉。似乎就是一眨眼的工夫，天空已换了件衣裳，那一层冰蓝已薄了下去，坠到海平面上，圆月被淡红色的烟霭烘托着。扭头看向西边，一朵灰色的大象形状的云团镶着金边，云团背后是明亮而不耀眼的柿子红。再看月亮，已少了一种水润的娇羞，更黄更亮，落落大方。

半是明月半是晚霞，我们整个身心在温婉如水与绚烂燃烧中不停切换。待到西边最后一丝光亮消失，身上似乎有什么倏地滑落到沉静的夜色之下，望着空中明月，轻声相道：中秋，你好。

在公园咖啡店门前，并排面东而坐，朋友已觉秋至，披上了外衣。只有在轻柔的衣衫下，才能完全感触这清凉凉的世界。我俩面对明月，喝着茶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。年轻时共同度过的难忘的中秋，此时彼此都没有将它从岁月的河流中打捞起来，并非所有的美好都适合重叙。有一段时间，两人都沉默着，沉默是最好的交流。

月亮之下的海平面涨得很高，或许是因为离得不够近，我们没有看到水中的月亮，但看到海水在月辉下闪闪发光，好似无数双多情的眼睛在跳动。这一刻，耳边突然浮起一段淡出记忆很久的旋律。很多年前在家乡

的小岛上，路过一幢高高的楼房，里面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，“天上有个太阳，水中有个月亮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，哪个更圆哪个更亮……”我停下脚步细细听着，竟然听懂了一种寂寞的冲动。后来，听说高楼里的男孩子退学了，经商了，有钱了，成了家又散了家。

手机响了，弟弟在微信里发了一组照片，这几天他们带着父母在外面游览。母亲一直想去国清寺，这次终于遂愿了，照片里的她在隋代古刹前安静地微笑，灰白的发仿佛盖着月亮的银光。此时的国清寺，也定是一地清辉，梅亭前的那株千年隋梅可在月影中婆娑轻吟？

月上中天，天宇更为澄澈寥阔。不远处白色的帐篷前，有人在自由随性地弹唱，歌声轻快而不张扬，顺着海风拂过轻摇的苇草，拂过草叶间的露水，拂过露水中的月光。我们缓缓离去，脚步间全是月亮的私语，还有夏天退场后的散淡。

一觉醒来，望着窗外亮晃晃的天色，发了会儿呆，昨夜月光似乎并没有完全将我淘洗干净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，海岛的中秋自有迟到的意味。晚上去安澜阁，要再赏一回月。有了决定，心就自然清静了。

晚饭后，翻舞了一天的重重云海，竟悄然退去，明月朗朗，连风中都有清辉的温香。我和男人从蓬莱公园拾级而上，走过两段清幽的山路，便到了安澜阁下。阁楼灯火通明，楼上有人笑语，语声清亮不喧哗。我们来到二

楼的露台，迎月而立。

这像是昨夜的月，圆满如轮，清凉如水。这不是昨夜的月，今夜的她更情深缱绻，端庄大气。“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。”这里，没有思妇，没有幽怨，却有纯真的依恋与挚爱。月下的东方，是我一水之隔的家乡，遥遥望去，码头边的工业区灯火通明，海里波光泛动。

那里曾经盛放过我的花样年华，只是如今老家只有寂寞的老屋，若屋后的蒿草能被此刻的月华所拥，那就像拥在我的怀里一样。

环阁四望，日日依存的小岛，以另一种姿态出现在海天之间。官山大桥上的盏盏明灯，像给幽深的大海洒下一串珠链，珠光随着波浪，一直荡到港湾里停泊的渔船边上。山脚下的峰景湾，灯火攒动，透出海边人家满满的烟火气。那一片月光照不亮的幽暗，是滚滚西去的浪涛，日夜不停地奔向深阔无边的汪洋。磨心山上的玉佛宝塔，流光溢彩的高楼，无数深深浅浅的灯光，都在这轮明月的怀抱里，安放自己。还有，那灯光之外的一切，那些黑暗中的呼喊，那些感受不到秋凉的躁动不安的脚步，那些被海水涨潮般的忧惧所淹没的灵魂，也都被今夜月光轻抚着。

安澜阁内无波澜，且把尚未完全平静的心海，付于明日吧。

明日即寒露。露染山河，秋庭红叶，清秋应无恙。

湿地感怀

□侯海军

阳光像一把金色的梳子，轻轻梳理着湿地的芦苇。我站在木栈道上，看风过处，芦苇荡泛起层层涟漪，仿佛大地在呼吸。远处水面泛着细碎的银光，像撒了一把揉碎的星辰。这样的午后，连时光都变得慵懒起来。

湿地公园里游人不多，三三两两，都是被这好天气召唤出来的。老人们拄着拐杖，在步道上慢慢走着，时不时停下来，对着某处景致指指点点。孩子们则像一群欢快的小鸟，在栈道上跑来跑去，惊起几只白鹭。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，在树荫下小憩，阳光透过新绿的树叶，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沿着栈道继续前行，来到一片浅滩。这里的水很浅，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和游动的小鱼。几个孩子蹲在岸边，用网兜捞着什么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在捉蝌蚪。黑黑的小蝌蚪在水里游来游去，像一个个会动的逗号。不禁想起小时候，我也曾在乡下的水塘边捉过蝌蚪，那时的快乐多么简单。

转过一个弯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一片开阔的水域展现在眼前，岸边的柳树垂下嫩绿的枝条，随风轻摆，像少女的长发。树下的草地上，开着星星点点的蒲公英，金黄的花朵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我找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下，微微闭上眼睛，任微风肆意拂过，空气中各种花草的气息混合在一起，沁人心脾。远处传来几声鸟鸣，清脆悦耳。这一刻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，只剩下风声、鸟鸣和芦苇的沙沙声。

忽然，一阵少女的娇笑声打破了宁静。我睁开眼，两个穿汉服的姑娘正袅袅走来，一树花开得正盛，远远望去，像一片粉色的云霞。树下落英缤纷，铺成了一条花毯。穿汉服的姑娘摆出各种曼妙的姿势，一次次与花树合影，花漫漫，裙飘飘，多么美妙的画面，我用眼睛录下了它。

夕阳西下，天边的云彩被染成了金色。这个下午，我犹如一只蝴蝶，在湿地的各个角落流连，触摸春天的温度。这些细微的美好，编织成了一张温柔的网，将我的心轻轻包裹。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，能有这样一片净土，让我们暂时逃离尘世的纷扰，与自然对话，与内心对话，实在是一种疗愈和幸福。

而现代人总是行色匆匆，神经紧绷，很少有机会停下来，感受身边那些免费的微小的幸福。其实只要我愿意放慢脚步，诗意处处在。

窗前明月光

□郑凌红

英雄总是寂寞的。曹操是一个，刘备是一个，诸葛亮也是一个。我有时候，也觉得自己算个英雄，于日日夜夜中找寻一道光。夜而有风，行人稀落，蟋蟀声声。二十楼，窗外。感觉世界瞬间静了下来。似乎这静寂远道而来，风尘仆仆，踉踉满志，可在我的眼里，窗前一轮明月，成了心头好。除此之外，并无他物。

与她温柔对视，竟同许久不见的绝代佳人。想像她，一路从山的那一边，沿城市楼肩跋涉，几个时辰，随风潜入夜，直待到天空地旷野，已然有了倦意。那脸庞，如一面凝聚寒光的古镜，将冷冷的静穆投射。

秋天，让眼界空旷。烟火日子，因期待浮出暗香。暗香是夜晚的贵客，抬头变换的天光。此时的光，是床前明月光，也是窗前明月光。而我的状态，更愿意与后一句安然落座。

开元二十三年春，李白客洛阳，那一夜，薄寒料峭，白亦无眠。辗转之间，缕缕笛声远处飘来，一骑绝尘，附和他的心事。白披衣起身，对月升起故园情，此时虽非寥廓之秋，可月影与人心成就了一个大大的圆；王昌龄和堂弟于南面的书斋赏月，回忆山阴谢国辅，彼时，月亮的清辉倾泻在草木之上，草木之光随波光荡漾，入窗而来，“冉冉几盈虚，澄澄变今古”这十个字，诗人的深挚情意在摇荡，与今我有相见恨晚之慨；詹姆斯·巴里《彼得·潘》中的那个少年，在一轮满月下，山风拂起他的衣襟，只有月亮倾听那清冷的笛声，总觉得意犹未尽……

也许古今中外，那一轮圆月并无二致。春，夏，秋，冬，月缺月圆，周而复始。有人月下独酌，有人月下思乡，有人月下思才子佳

人，有人欲上九天揽月。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中说，“月亮非常明亮的夜晚，赶着牛车渡河。随着牛儿举步，水花一次次地飞散，仿佛水晶碎了似的，实在有趣。”在我看来，有趣并非终极目的，还是苏轼最得人心，一句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便道尽了千古奥义，旁人插不上话，也没有更好的收笔。

日月星辰，定心定神。记得《全元曲·诸葛亮博望烧屯》有唱词：“东方旗青如蓝靛，上有日月星辰；西方旗雪色金色，隔天河锁南辰北斗；南方旗烈火烧天，上有十二员神将；北方旗摆似乌云，上有九曜星官；中方杏黄旗上，蛟龙戏二十八宿。”我相信，所有的信念，都来自人们对于生活的期待和未知的憧憬。

搬家之后，晚睡的我，除了一卷书香，放不下的还是那一地月光。有时候，我知道她躲在我的另一面，让我得花点心思才能见到；有时候，她犹抱琵琶，即使露一小面，倏忽便躲进云层，只留下怅然若失的我；而更多时候，在相同的时日，我赴一场夜深之约，让月光洒满窗台，洒满青色的地面，我手握大把独处的时光，月光照亮了我的心事，照亮了我的回乡之路。我知道，月光也不约而同地照进了父母的梦乡。

时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，有之；月上柳树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有之；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亦有之……当然，所有的这些，究其原因，并不复杂，只是无端地会作个小结，打在新月的枝头上：这世上所有的团圆，都来自默默等待，默默付出，默默铭记。

约来秋月明如故。流年并非偷换，它走

过来，走过去，不断大声吆喝那一个一个的节气，抵御暗淡的岁月，让节日变得不再寻常，记得纪念。

试问赏月人，尔今身影在何处？

此时的月光，是这一年之中我最期待的月光。一些往事，不论烦恼的，快乐的，还是心悅神爽的，激动的光阴，除了你确认的发自内心而不易改变的钟情，抛开当下，还会有吗？纵然，今夜之后，她又会由盈转亏，可是，新的期待不也是由此萌发吗？这就像寻常的日子，即使是平淡的，幸福却悄悄相伴，我们往往并不自知，并不自足。就像我对文字的执念，非常人所知，总欲求不满。过程中的坚守，也非常人所知，总患得患失。我只是觉得，在纯粹之外始终保有一颗初心，平常心，才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可能。而见过月明之后，你又得拥有面对“月缺”的勇气和追赶“月圆”的毅力。人生在世，所得所失，恰如望月，盈亏交替，总还有一本该读没读的书，一堂该听没听的课，一次该去没去的旅行，一个该交没交的朋友。所有这些，除却纸上蛛丝，最知我心的非那一轮头顶明月莫属。

想起艺术大师杜布菲特说过的一句话：我们在看世界时，不只是眼睛看，应该用我们的心智去感受万物。其实，我们身处的客观世界一直没变，它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而已。我们时间里的过客，时间也是我们眼中的过客。月缺月圆，如同这世上本没有路，无需争辩，得失在心。

只是有一种圆满，你该知道，因为你的主观世界变了，一切就会变得美好起来。你觉得叶子是绿色，花是开的，你又嗅到了泥土的芬芳，世界越来越花团锦簇。

家乡的秋天

□冯惠明

农村中种地为生的人们，得到这个消息，不能不为所动，秋天收获的季节，人们需要做很多准备。我儿时生活在中国几乎最北的农村，对于节气体验更深，父亲和母亲们总是挂在嘴边，到了什么节气该做什么了。秋天其实是漫长的季节，把秋之理解为草木零落、万物萧索或者秋高气爽，有些失之于简单了，本来秋就是从夏中生长出来，走向冬季，有夏的热烈也有冬的寒冷，有着丰富的变化性，只是当人们把炎热的特性给了夏天之后，秋就只剩下拥有不冷不热的金秋和秋风萧瑟的深秋了。

家乡的秋天极具丰富性，他们把秋分成许多段，根据就是收获的作物，这也深深体现秋收的特性。如有瓜秋，正是甜瓜西瓜收获之时，也是令人向往的，毕竟都是难得的美味果子，尤其在家乡，由于气候相对寒冷，并没有丰富的水果。在瓜田里看瓜吃瓜，看落日，听蛙鸣，都是极其美好的。只是现代通过大棚种植，物流很方便，瓜也一年四季都有了，而家乡已经不种西瓜，瓜秋也就没人说了。同样还有麦秋，差不多是阳历8月开始收割小麦，那时每家都种，家里的细粮，都

朋友说秋天来了，我总是不太当回事，天气还是那么热。

当然，有人通过《易经》等，给这种反差以深刻的解释。变化总是在一种连续性中，隐含地发生，不断积累，逐渐显现。正所谓“冬至一阳生”，这是“复”卦，在寒冷的阴气中，阳气已经开始生长，告诉人们事物不断变化，虽然现在寒冷，但很快就是温暖的春天了，也警示人们，物极必反，不要走极端，要人们在不好的环境，要刚健忍耐自信乐观，在好的环境，要谦虚谨慎不狂不燥。

事情为啥总要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呢？也许是人们在相对的情境中更深刻地认识事物，体验生活并获得深刻的感悟。秋天也是这样，在人们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你，秋悄悄地来了，等待一下就会感受到天高气爽。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就会放松一些，有些地方还会根据习俗，吃点西瓜解解暑。

生活在城市之后，早上班，傍晚下班，对秋没多深的感觉，或许本来这也不是城市里人的节气，而是指导农业生产生活的，在